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五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五辑

(总 105 辑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本辑编辑：曹振中

2507/04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五辑

(总105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劲松装订厂装订

1986年10月第一版·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63/8 字数：160千字

印数：1—10,000册 定价：1.15 元

统一书号：11224·205

目 录

板荡催时变，磐珊向光明……………周士观（ 1 ）

——九十生平自述

家世和幼年
辛亥革命时期的隐遁生活
初入仕途
威斯康辛大学的四年
幻梦破灭
欧美之行
一次错误的旅行
两种错误的选择
转折的开始
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

· 耆年自述 ·

解放战争时期“川大”反美反蒋

斗争的回顾……………彭迪先（ 37 ）

“李实育事件”和坚持开除三青团骨干肖连
荣的斗争
“三教授事件”
全校教授罢教三天

揭穿“金圆券”的“货币魔术”	
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发行“地方流通券”的阴谋	
驳斥“美苏大战即将爆发”的谬论	
关于举行“尊师运动大会”的斗争	
忆述我当年在大陆工作片断·····	李默庵 (52)
附：李默庵给全国政协常委覃异之的信	
去台湾及返回大陆前后·····	毛翼虎 (64)

· 华侨抗战史料 ·

忆蚁光炎先生及泰国华侨的

抗日救亡运动·····	许 侠 (78)
参加泰国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回忆·····	杜 英 (86)
七七事变后的募捐运动	
周恩来的亲笔信	
十八涌跑马场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据点	
日寇入侵后成立“泰国抗日义勇队”	
在敌人眼皮下为《真话报》建立地下印刷厂	
战后进步侨团蓬勃发展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	

· 军事史料 ·

军调部大同三人小组工作纪实····· 李晋忻 (94)

偶然调用——重临古都——初次受命——飞往
大同——小组会议——骆驼庄调查——坦克·
日军——朔县易手——大同请愿——白土密前

——偶逢赵尔陆——记者仓夷——访问朔县
——乌云密布——小组撤退——停职反省——
再到大同

· CC内幕 ·

“二陈”与国民党CC派…………… 袁英林 (117)

CC的来历——CC头目陈果夫、陈立夫——CC
派对国民党党务权的夺取——CC在行政方面
的扩展——造就CC分子的大本营——第三处
与中央政校毕业生指导部和同学会——CC派
在经济方面的渗透——CC派插于教育、文化、
宣传等方面的情况——CC与中统

CC派与反CC派在江苏的一场斗争…………… 杨 谷 (131)

· 文化史料 ·

王昆仑先生和潮剧…………… 林淳钧 (135)

忆戏剧教育家刘仲秋…………… 阿 甲 (146)

追忆夏声戏校与演剧九队的关系…………… 吕 复 (150)

· 经济史料 ·

去台湾采矿炼铜的经历…………… 张正容 (153)

孔祥熙与复兴公司…………… 宁 鯤南 (158)

· 参考资料 ·

武汉国民政府辖区的演变 毛 磊 刘继增 (164)
袁继成

日本外交档案中有关孔祥熙暗中

与日寇和谈的纪录 杨 凡译 (186)

补充 · 订正 · 质疑

关于“边纵”问题对《我所知道的卢汉》

一文的订正 马仲明 (193)

谈杨乃武与刘锡彤的仇恨 何桐森 (195)

板荡催时变，嬖珊向光明

——九十生平自述

周士观

作者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常委、副主委，全国政协常委，一九八四年去世。

本文由周士观先生口述，经许汉三先生整理而成。因周士观先生年高体衰，记忆力减退，故自述后面部分仅存大概，这是引以为憾的事。

家世和幼年

我出生于一八九三年（光绪十九年）五月。出生地点是福建的闽侯县（现福州市）。十岁以前，一直住在闽侯。

闽侯县在中国近代史上真称得上是人文荟萃之区。清代中国改革派的先驱者林则徐，稍后以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，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严复和林琴南，以及晚清同光诗派的重要成员陈衍、陈宝琛、郑孝胥等都是闽侯人。

我的父亲名登峰，是光绪举人。后经大挑实授知县，就一直在京兆尹所属的宁河、武清、霸县、大城、东安等县任知县。以后因考绩优异，被擢升为赵州直隶州知州和都察院广西道御史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又曾任过肃政史和绥远道尹，还代理过绥远都统等职。一九四〇年在上海逝世。

父亲算是上层的官吏，又是福建闽侯人，旧诗词都很有根底，和同光派诗人陈宝琛还有亲谊关系。

父亲的政治历史和闽侯的乡望，都对我的一生有一定影响。解放以前的几十年，我大部分的政治活动都和西北的马福祥、马鸿逵父子有关，其原因就由于我的父亲和马福祥是多年的同僚，且结成了挚友。

我从大学时期到留学美国，都是学习应用化学的，有一个时期又专学军用化学。可是在我的中年时期，却醉心于封建文人中名士派所艳羡的“四雅”——琴、棋、书、画，我的几个妹妹也都擅长诗画。这就同我出生于闽侯县有关了。

在我的中少年时期，正是同光诗派的极盛时期，我喜欢林琴南、陈衍、樊增祥、易实甫等的诗，而且崇拜他们。我曾有诗句云：“看过夫人都似婢，果真国士愿称奴。”这是把林琴南等视为国士的。我当时的喜尚，于此也可见一斑。

我的青年时期，一直是跟随着父亲，即所谓“随宦读书”的。所以在我十岁离开闽侯北来后，在宛平和宁河等地度过了我的小学时期。

一九〇六年我进入了天津客籍学校。这个学校是中学，但又不同一般中学，是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所创办的贵族子弟学校，专收大官僚的子弟。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、袁克文等都在这个学校读书。

袁世凯当时用河工经费办了这所学校。他用厚薪聘请了当时学术界的一些名宿来任教，如教经学的孙师郑，教历史的方地山，在当时都是很有声望的学者。

袁世凯办这个学校还有一番深意。袁世凯由于小站练兵，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，后来，正是这批干部成了北洋军事势力的基础。但在政治干部的培养方面还是空白。

清朝以八股取士，一直重视正途出身（即科举出身）的人。袁世凯自知在政治上有很大弱点，如不是依靠他祖父和父辈的勋望及他在朝鲜的军功，他是很难爬上高位的。所以在一九〇五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改设学堂之后，他就积极在教育方面表示意见，

并且办了这个学校。这个学校专收大官僚的子弟。据当时的传说：袁世凯认为这样的学校，除了给他的子侄辈以受教育的机会外，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他的儿子在尔后的政治活动中，培养一批较为密切的朋友，一种力量。对袁世凯本人，也是造就一批未来的政治支柱，因为这些贵族子弟，将来都会依靠他们各自的父兄力量，很快地走上政治舞台的。

我的父亲当时还是知县，作为知县的子弟的我，原没有资格进这个贵胄式的学校。可是因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，我的父亲在小站附近几个县做过知县，政绩卓异，为袁世凯所赏识，所以得以破格地进了这个学校。

我当时在这个学校中年龄最小——十三岁，父亲的官级又不高，因而常常受那些大官僚子弟的欺侮。当时那种不平等的情况，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，使我的心灵上受到很大创伤，也滋生了我的反抗思想。

我常常受到凌辱，也常常向学监面前控告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因为学校当局都是些逢迎拍马之徒，明知我是受屈的，也不敢替我说话。甚至还会颠倒黑白，站在那些大官子弟一边，来申斥我。我年纪虽然最小，但却很有力气，因而遇到这种不平，我就采取直接行动同欺侮我的人对打，并且常常取胜，那些大官僚子弟的气焰也从此稍有收敛。

一个十三岁的小孩，当然是不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后果，气自然是出了，可是其后果就是转学。一九〇八年，在我十六岁时，只好转到北京的顺天中学。

在顺天中学中，两个同学给我的印象很深，一个是张申府，一个是梁漱溟。这两个人在抗日战争时，都是知名的民主人士。由于中学是同学，往来比较多，谈话也比较随便。只是由于政治上彼此有不同的看法，所以后来就各自走了似同而又不全相同的道路。

张申府和梁漱溟在中学时期都有奇特的表现。两个人都喜欢

离群索居，作深湛之思。张申府喜欢数学，后来成了我国有名的罗素派的哲学家。梁漱溟幼年受继母虐待，曾一度想遁入空门作和尚，因为不成功，就转而研究佛学，在很年轻时就写成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，被蔡元培破格聘为北京大学教授。他们的学术主张和政治见解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，当然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。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学术界，都曾产生过一些影响，也是事实。这说明一个人，只要肯于用思想，肯于研究问题，还是可以取得成果的。

辛亥革命时期的隐遁生活

辛亥革命，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。这次革命的胜利果实虽然为袁世凯所篡夺，但它推倒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，建立了中华民国，这种伟大的功绩已载之史册，是尽人皆知的。而且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，由于民主主义的深入人心，使此后的一切野心家，想做皇帝的，或者想做变相皇帝的，都碰得头破血流，成为历史的罪人，这就更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了。

可是，这震动中国大地的革命浪潮，对于我却并没有什么影响。我当时十九岁，已是成年人了。在南方，许多十五六岁的青年大批地投入军中，参加了革命，而我却随父亲隐居在宁河县的芦台镇。我们的家所以迁居芦台，是为了逃避第三镇的兵变。

在芦台我闲居了一年多。除了涉猎一些笔记小说和诗词，以消磨时日外，就是向芦台运盐工人中有武功的人学拳。我本来身体就很好，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，拳术有了一定的基础。我以后身体健康，晚年精神颇佳，也和这时的练拳有关。

处于革命的激流之中而没有革命激情，今天想来似乎奇怪，然而据我当年的家境影响来看并不足怪。我的父亲当时是清朝的官吏，又一向为人清正，他平时自律并以之教育子女的，都是儒

家传统道德观念。父亲也知道清王朝的崩溃，已是无可挽救；然而要他对一向所忠心尊戴的君上，转脸又当作仇敌而诟骂之，打倒之，则认其为道义所不允许的。

父亲可以不作保皇派，但也不能作革命派。他只能暂时迁居芦台，静观时局的变化。而我一向是非常尊崇父亲的，也只能一切遵照父命而行。所以虽然在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之中，我不但没有准备，甚至思想上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这场革命中应该有什么行动。

初入仕途

一九一二年，父亲把家庭由芦台迁回北京，以后出任了袁世凯政府的肃政史。我本人则于一九一三年考入了北京工业专门学校，学习应用化学。一九一七年毕业，参加文官考试，录取后被分发到农商部实习。

一九一八年，我的实习期满，被正式分发到该部的工商司担任技士，同时兼任国务院秘书厅的科员。这样我总算是作了官吏了，虽然是初入仕途，而且是低级的官吏。

当时北洋政府的各部、院会，因袭着浓厚的清政府的腐化习气。在国务院的秘书厅中，我听到各部的总长们不但把八大胡同（过去妓院的集中地）作为他们日夜行乐之所，而且国家的许多重大军事政治问题，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妓院中，在玩乐嬉戏中决定的；一切肮脏污浊的交易，也是在那里达成的。

我当时还年轻，刚出学校不久，看不惯这种腐败污浊的现象，因而就寄情于琴、棋、书、画的所谓“四雅”，以消磨岁月。

工商部的工作与我所学的专业一致，原是可以展其所长的。但是那里的现象，却使我难安于位。一九二〇年的春天，我奉到上级命令，要我审批一桩申请复写纸专利权的案件。批准专利

权，原是保护科学技术发明的有力措施。但若给予享受专利权的，不是先进的发明，市场上已有优于申请专利权的同类产品存在，那末，这种专利权的颁予，就不是保护先进的技术发明，而是保护落后的产品了。这原是极易判别的是非问题，但在贪污横行的北洋政府中，完全可以颠倒是非，使你无可奈何。

我接到审查复写纸专利权的申请时，还没有着手审查，科长就告诉我：司长和次长都很注意这件事，希望能给予专利。为什么还没有审查，上级就暗示给予专利权呢？这是因为这个复写纸的制造商已经先同工商部的次长、司长们讲好了利益分成条件，他们既然利害相关，自然要力促其成。我懂得这其中的奥妙，但不愿意作这班人的工具，与他们同流合污。我在作了技术检验之后，发现申请专利的复写纸，不仅不及日本产品的质量，也不及商务印书馆产品的质量。如果为抵制日本产品，保护本国产品，就是质量稍差一些，也可以给予批准。但它连商务的产品也不如，如果给予专利，岂不是打击先进！因而就坚决不同意给予专利权。

但是，我当时是到部工作不久的低级职员，无权改变上级的意见。相反，上级倒可命令我必须贯彻他们的意图。这时我只能有一种选择：要么违心地执行上级的命令，促成他们的肮脏交易；要么自己辞职，让别人去做。于是，我就在回家同父亲商量后，毅然决定辞职，出国深造。

威斯康辛大学的四年

一九二〇年夏天，我离开北京，放洋赴美，考入了威斯康辛大学，继续攻研化学。

就在我栖身舟中，飘行于淼茫浩瀚、万里无垠的太平洋中时，国内又发生了直皖战争。皖系垮台，直奉系抬头，政治更加腐败混乱，军阀间的战争连绵不断。我当时二十六岁，不能不把

自己所学的专业和个人的前途联系起来考虑，也不能不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考虑。

在当时知识界的大多数人中，大都不能用正确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，用来研究事物生存和发展的规律。但都有一种朦胧的爱国、救国思想，大多数人也都想用自己的所学，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。但要走的道路却各不一样：有的认为教育可以救国，有的认为实业可以救国。我当时则是信仰后者的。所以在威斯康辛时，我选择攻读应用化学，考虑到回国后自办工厂，原料上不致于仰赖外国，又特别注意于油漆的研究和制造。我认为油漆的用途很广，原料又很丰富，可是国内的油漆却仍用土法制造，产量太小，供不应求，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，漏卮之大，实在惊人！“挽回利权”，不正是报国的一途吗？我觉得自己在研究和将来职业上的选择，是正确的，完全符合高尚的救国的目标。

我在威斯康辛大学的图书馆中，看到许多美国在华传教士发回去的大量报告。这些报告对于中国高山大河之美，关塞厄隘之险，风俗、人口、物产、道路，都记载得十分详细，并且常常附有照片说明。

我还发现那些报告，有明显的两种倾向：一是渲染中国的落后，一是渲染中国的富饶。最初，我颇敬佩外国人的研究精神，认为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所作的调查工作，远远地超过那些尸位素餐的中国官吏。这种看法在留学生中一向是相当普遍的。

后来我想：他们这样做总有一个目的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似乎和传教无大关系。如果是为提供中国建设作参考，那为什么不就近送之于中国政府，却寄回万里之远的美国呢？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：这些虽然是传教士个人的一种活动，实际上却隐藏着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阴谋，这还是当时在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活动的共性。认识了这一点以后，就更坚定了我的工业救国的思想。

我在威斯康辛大学两年，取得了硕士学位。这时我躊躇满志，摒挡行装，购买了大批专业用书，准备买舟回国，施展自己的救国宏图。

我在美国学习时，大大受益于美籍德国人卡伦伯教授。卡伦伯为人正直，教学态度非常认真，对学生的要求也特别严格。他对我返国并不十分赞成。一天我正在整理行装，卡伦伯教授来到我的寓所，寒暄几句之后，对着我所买的大批书籍，他意带讥讽地说：“周先生，你是把化学的知识都买回去了，这很好呀。可是你要注意，万一在路上发生了意外，你的书沉落在海底了，那你怎么办？难道再回来就学么？”言外之意是说，在化学方面我的知识还不够坚实，还需要继续深造。

卡伦伯教授带有讽刺意味的几句话，对我触动很大。经过冷静的考虑，觉得我虽然已取得硕士学位，但自己所学的确实不多，不坚实，有许多重大的化学问题，不能独立解决，因之自己不能自欺，更不能以硕士的招牌欺人，遂决定留下来再学。于是我继续学习了两年半，共在美国学了四年半。

在留下来继续学习的两年半中，我进一步认真地研读了机械化学、实用化学、电化化学、有机化学以及工厂建筑和管理学等理论和实用的知识，对化学方面的知识有了进一步的收获。

我当时认为要振兴中华，一定先要做到“炮利船坚”，要加强军事工业。所以在学习一般功课之外，我还暗地里向卡伦伯和费司两个教授学习军用化学的制造和防御。

我在国内和国外所学的，都属于应用化学。我怕自己所学的和实际脱节，还特请费司教授介绍我在德国的一个油漆厂实习。实习时，我有意识地从简单的洗铁片第一道工序起，一直到管理处的最高管理工作止，每一个车间，每一道工序，都不是看，而是确实实地亲自动手做，直到真正懂得、学会操作为止。这样一直干了六个月。

幻梦破灭

我于一九二〇年赴美，一九二五年回国。在留美的四年多时间里，国内的思想界在振兴中华、改造中国的道路问题上，发生过为时不短的论争。这次论争波及到国内知识界的各个阶层、各个方面。但主要的方面是两个：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彻底革命派；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承认现状的改良派。

我并没有参加这次论争，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。根据我当时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关系，是天然的承认现状派。我虽然也不满意军阀的混战和北洋政府的腐败，甚至还自以为抱有一种纯洁无瑕的救国之心，然而我理想的顶点，也不过如马克思所说：

“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救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”而已。

在我未动身回国之前，国内南北对峙的形势更加尖锐。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势力在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后，正如风扫电击，所向无敌。但我没有重视那个新生的势力。其原因一是对国内的情况了解不够；二是代表国民党的邵元冲和我在威斯康辛同学两年，给我的印象不佳。

一九二五年春天，我回到了我愿为之献身的祖国。但我完全没有想到：在美国勤奋苦学的一套本领，竟然到处碰壁，毫无用处！

一九二五年，我的父亲周登崱还在担任绥远道尹，我先去绥远省亲。绥远的都统是马福祥。在我奉父亲之命去拜见这位和父亲友谊很深的父执时，马福祥得知我是留美国的硕士，而且学有专长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，马上就设立一个实业开发筹备处，以后正式成立实业厅，派我主持其事。

我对马福祥的这番热情，是既感知遇之恩，又喜有了用武之地。所以在受命之后，就以最饱满的热情，去搞绥远省资源的调查。

绥远省地处塞北，过去是百里无人，风沙连天。我带着两个马巡（即警卫员），架着一辆骡车，风餐露宿，问老卒，访荒村，经时数月，几乎踏遍了绥远全境。

我发现绥远虽然素称贫瘠，但资源却很丰富。土碱、铁矿、甘草、枸杞、头发菜、红萝卜等，产量很多，都是很好的轻重工业的原料。特别是清水河（即包头）的铁矿，我不仅进行了调查，而且用土法炼成了钢锭。

马福祥看了我炼出的钢锭，又听我介绍了全省资源的情况，开办实业的思想更加坚定，决定由绥远筹集资金，先从开采铁矿动手。而我本人更是兴致勃勃，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已到，就积极草拟计划，搭建班子，动起手来。不料我们的开采计划送请农矿部批准时，农矿部的工矿司长却说已经有人申请开采在先，绥远的请求不能同意。这样一来，就使我半年多的辛苦调查付之流水；我在工业上的绮思美梦也完全破灭。可是据我事后了解，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北洋政府垮台，还没有听说有什么人准备在绥远开采铁矿！

绥远的开发实业计划既然成了泡影，我就决定自己开办油漆工厂。我的集资对象，多数是北洋政府的军阀和官僚。筹集了二十多万元，就在天津西开购地建厂，订购机器，积极进行。可是工厂还没有正式开工，由于政局的不断变化，股东纷纷撤股，准备遁逃。工厂因此夭折垮台，自己反而赔了两万多元，罄其家中所有的积蓄，才了清了这笔欠债。

在筹办油漆工厂时，我还附带建立了中华化学工艺社。内部设立了化验检定、工业设计、代购机器书籍及国内外工业咨询等四部。把理论研究、设计咨询和实际业务，并成一体，携手并进，相互促进，计划可以说是完美周密的。可是也因为集资不易，而四部的理想负责人尤不易得，也只是存在了几个月，便宣告瓦解。

到这时，我的工业救国的雄心，已经荡然无存。但还需要有